

和孩子一起听书

鲁立智



如果世界不给我们坐下来读书的机会，那我们走着读。

我的小孩在读高中，住校，她本性和善，稍有些腼腆，后来却变得越来越暴躁。我仔细体察，发现是高中的压力太大，住校对她来说很压抑，特别是像她这种既有上进心、成绩又普通的孩子。于是我决定让她走读。

记得走读的当天，她就变回了那个温柔的小女孩。早上送她上学的路上需要半个小时，晚上接她也要半个小时（于我则是两个多小时），无论是我还是她，都不想浪费这些时光，所以我们决定：听书。

读书有功利与非功利的两种心境，一般而言，以非功利的心境阅读更容易持之以恒且身心愉悦。有些人目的性太强，总想得到什么、记住什么，殊不知这样的阅读最为事倍功半，因为他只是看到了他想看到的，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。殊不知这样的阅读只等于浅层的记忆，不但记不牢，而且容易感到挫败，因为你的所得很难与你的期待对等。更不知这样的阅读绝不会持久，因为需要来得迫切，而阅读则是慢工，你会急于寻找阅读的替代品。更何况，对一名每天在校时长达16个小时的高中生来说，完全没有必要再功利了。有鉴于此，我让孩子自己选择收听的内容。

面对无数的书籍，我也给出了意见，那就是选择经典。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。品味永恒更容易让自己摆脱浅薄。当然，要选择自己喜欢的经典，毕竟“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”（世界读书日的设立目的）是我对孩子唯一的期待。于是我为她列了一份书单，《人类的故事》《万物简史》《上下五千年》《圣经故事》《孔子的故事》《东周列国志》《简爱》《福尔摩斯》《哈利波特》《百年孤独》，等等，她最先选择的是莎士比亚的戏剧。

我负责为她寻找资源。读书不能投机，但可以取巧。这里的“巧”指的是对内容有更好的接受形式。以收听莎士比亚的作品为例，你可以选择纯粹的朗读形式，也可以选择有声剧的形式，显然后者更有感觉。前者是原文，后者是改编。我们特别喜欢有声剧这种形式。

有人可能会执着于所读是否是原文，这要辩证地看。对叙事文学而言，没有人，也不应该在初次阅读时就反复咀嚼文本，所以是

否是原文有时是次要的。首要的是你是否愿意进入未知情境，是否会对其产生兴趣。兴趣只有在深入之后才能发生，而深入的前提就是熟悉。

我们选择我们喜欢听的书，一本一本地收听。有时候收听了几回，发现自己不喜欢，就及时换另一部书来听。经典虽然是好东西，但并不是所有的好东西都适合你，你也不需要接受所有的好东西。有人接触某部经典后，明明不喜欢，却不敢放弃，甚至产生负罪感，逼着自己啃下去。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是值得赞叹的，却与我的读书观背道而驰。对待经典，我的态度是，爱之如眼目，弃之如敝屣，绝不在对经典的取舍中难为自己。世界上的经典不胜枚举，没有哪一部是你必须要掌握的。陶渊明“好读书，不求甚解”，我是好读书，唯求喜欢。

作为一名高中生的家长，我认为听书是最近一个时期我们能够找到的最合适的读书形式。我曾对我的孩子说过这样一番略有诗意的话：“如果你每天有时间读会儿书，我会觉得你是在知识的海洋中航行。如果你每天都忙于学习却没有时间读书，那你只是在知识的漩涡中挣扎。读书不一定让你的成绩提高，却可以保证你不会越来越世俗，越来越麻木。”对于我的话，她是接受的。

在今天这样一个繁忙的社会中，探索合适的读书形式或许成了每个人亟待解决的问题，而这取决于合理的读书认知。我以为，合理的读书认知与读书本身同样重要；我们不必把读书功利化，因为极可能得不偿失；也不必将其神圣化或艺术化，因为刻意行为难以持久。你要把它生活化，习惯它，正如不必考虑吃喝拉撒的仪式一样，你也不必执着于读书的仪式，受用就好。静静地，一本书，一杯咖啡，一个下午，有这些当然很好，没有这些，也很好。

并非纸质的文字才是书籍，曾经，打结的绳子是书籍，原始的歌谣是书籍，舞台是书籍，银幕是书籍，有一天脑中的芯片也会是书籍。所以如果你想读书，请你连书籍的形式也不要执着。记住，书籍是知识的载体，读书是求知的方式，核心只有求知。而求知的过程是应该且可以充满乐趣的。

书架与书

刘小云

在娘家时，每一次搬家，最费力的是搬装满书的箱子，成家之后搬家，最费力的依然是成堆的书。搬到新家，将书分门别类排列入书柜，也是一个大工程。可是，我乐此不疲。

我不是藏书家，没有为装点书柜而整套买书的概念，一般是书店逛一圈，左看右挑，一本两本买回来，零零散散的，既不系统也不高端。当然不排除成套买书，那是喜欢至极，或是遇到打折了。比如，《布老虎丛书》《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》《梁实秋散文》《世界文学名著》，等等。

早年喜欢读小说，当时流行的长篇小说都买，基本都是老版本。后来喜欢读散文，当红散文家的集子也都买，自2002年开始，王剑冰主编的年度散文，年年一本，积少成多，已经20本了。这些年又开始钻研古典诗词，今天一本，明天一本，书柜里、枕头边、马桶旁，都是诗书。进了文学圈，名家和文友们签名相赠和交换的小说、散文集和诗集不时地增加，书桌上、书柜里，甚至角角落落成摞堆放。

七八个书柜不够，衣柜里和顶柜里也都装满了书。有时候我会想，要不要在客厅或是餐厅再打上一面墙的书柜？终归是因为老了，不想折腾了，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我咽回去了。

书太多了，把我养成书虫了吗？非也！

某日，孙女给我讲起史铁生，勾起了我的旧书情结。我何不趁此机会给她分析一下史铁生的《合欢树》和《我与地坛》？把书抽出来，上面有一层灰。她在桌上“啪啪”拍两下，居然能看到灰在飞！说明我很久没有重温这套书了。书柜里的书大概都是这样的待遇，今天用了一天的时间，一本本抽出来，一本本都“啪啪”两下，灰飞了，我再翻翻内文，好的情节会让我多看几眼，然后再放回原处。新的念头又冒出来了：重温这些书，回想我第一次看到这些文字的味道。

这本《千家诗》必须放在最醒目的地方。第一次见到这本《千家诗》是在1984年的一个晚上，我陪老父住在医院。

幽幽的台灯两侧，我和老父各捧一本书，我看的是电视大学课本古代汉语，他看的则是这本《千家诗》。我不时会观察他有何不适，然后会安排他上床睡觉。只见他起身倒墨，想写几个字，我便赶紧铺纸，却碰到了书中所夹的干枝梅，而夹梅之页是一首王淇之诗《梅》。诗是这样写的：“不受尘埃半点侵，竹篱茅舍自甘心。只因误识林和靖，惹得诗人说到今。”

我不懂诗意，求教于老父，他便给我讲了林和靖梅妻鹤子之典。然后，讲了他与母亲青梅竹马、共度艰辛的许多往事。这是父女间的一次长谈，到底是女儿大了，一些心里的情愫能倒给女儿了，听得我泪水滂沱。

末了，他挥笔书写了“梅姐爱吾情最深”几个字，又给我念了他写的七律《悼亡妻》。

我时常翻看这本《千家诗》，尤其是我进

入诗界后，更愿意翻阅此书而消化经典，对老父画红道的诗句，总要多品味几次，试图将自己对诗句的感悟合上老父的文脉。

某天，看到孙女的课文《依依往事》中提及《千家诗》，为了让她知道这本书，我特意将其从书柜里请出来，又重温一次，突然看到，此书竟然是以唐代末期诗人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详注作终，我以前怎么就没注意到呢？

这本价值七角五分钱的书引起了我的感慨，吴定命老师还为此写过一首小绝：

三十年前一本书，梅心揉碎几回枯。

而今重拾深层意，不许悲情再复初。

我时常对着满屋的书生情，又想起刚刚请回来的一个书架。这个书架的历史也太长了。20世纪70年代，准确地说，是1978年的春天，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后，科学的春天来到了。我所在的工厂借此东风，给全厂上下的工程师每人发了一张书桌和一个书架。一个万人大厂，有此行动也确实鼓舞人心。我老伴有这种待遇，书桌和书架着实给我们那间极为简陋的房间添彩了，书架上既有他的工程技术书，也有我多年积累的文学经典。

书桌和书架陪我们走过了十多年，搬家，再搬家，地位渐渐次要。房间多了，又买了品牌书柜，它们就被留在一个小房间里。

20年多前，我们搬到现在的住房，书房大了，又购买和定制了成套的书柜，那只旧了的书架与新的书柜似乎格格不入，无情地被我们淘汰在旧居。

前不久，次子从微信里给我发来一张照片，未加文字。我左看看右，慢慢找回记忆，这是那个老书架吗？框架似曾相识，但那个旧的书架是黄颜色的，早已斑斑驳驳。如果不是，那他给我发这张照片又有何用意？我将疑问发给他。他说，就是这个书架，只不过又贴上一层家具装饰纸，变旧为新啦！哈，这小子，如此用心地将与他年龄差不多的旧书架翻新，那装饰纸贴得平展展，还挺漂亮。

大约是年老之原因，那种怀旧情结居然控制不住了，快搬回来！我的指令有点刻不容缓。儿子照办了，一个墙角的空地正正好好摆放，随处乱堆着的书才有了安居之处。

我时不时会过去抚摸这个书架，心里揣摩，怀旧是一种心理现象和审美行为，是时间为每一个人酿制的醇香葡萄酒。用年龄来解释怀旧是片面的。为什么我对这个书架念念不忘，儿子还会有这种亲昵的行为？

回来吧，失而复得的书架，我照样每天会给你拂去浮尘，照样在你的腹中装上我的心爱之物，你将陪伴我们走过余生。

别样“书房”

林小静

一直以来，我都认为，读书需要一个相对安静

的环境，最好是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。前不久，我的这一观点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这个微妙变化缘于我新认识的两个人，他们一位是在我们单位附近收废品

的老王，一位是给我们单位看车棚的老张。

我先认识的是老王。去年冬天，有那么几次，我从他的三轮车旁经过，看到他一边等生意，一边捧读什么，有时寒风瑟瑟，甚至雪花飘飘，他也无动于衷，仿佛那辆三轮车，就是自己温暖的书房，而手中的书，比美酒还要醉人。这样的画面看多了，我便产生了好奇。前几日，春暖花开，单位门口的绿化带姹紫嫣红，我又碰到了他，这一次，他的三轮车停在一株盛开的樱花旁。变的是季节，不变的是他痴痴读书的样子，那画面，着实很美。于是我上前想看个究竟，发现老王读的是金宇澄的长篇小说《繁花》，正读到64页“蓓蒂举起蓝皮小邮集，递到老板手里”那一段。我拿过老王手中的书，发现书中的前面34页已经不见了踪影，也就是说，《繁花》开篇沪生经过静安寺菜场的一幕，老王没有读到，可这丝毫没有影响他阅读的兴趣。

老王是河北邯郸人，50岁出头，来太原谋生已有20多年，平时就

在我们单位门口等生意，一来二去，与我们也不陌生。我问他手中的书从哪里来的，怎么少了34页，他笑着坦言自己收废品收来的。我愈发好奇，追问后才知道，原来他平时在马路旁等生意时读的书，都是从收回来的废品中挑选出来的。

阳光正好，我和老王多聊了一会儿，我问他喜欢什么书，他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，说比较喜欢文史、战争题材的书籍，二月河的作品他基本都读过，比如《康熙大帝》《雍正皇帝》《乾隆皇帝》等，另外《狼烟北平》《决战朝鲜》以及《狼图腾》《重返狼群》等作品也都读过。而且，这些书都是在三轮车上读完的。

我接着认识的是老张，他也是个喜爱读书的人。与老王移动的“书房”——三轮车相比，老张则拥有一个固定的“书房”。他的“书房”约一平方米，是单位为看车棚者搭建的遮风避雨的小屋，四



收废品的老王



看车棚的老张

（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萤火之光

黄亚琴

可比雨幕有趣多了”。

办公室里，暖黄的灯光晕开雨雾的潮湿。我翻开书页，故意用夸张的语气念道：“在海的远处，水是那么蓝，像最美丽的矢车菊花瓣；又是那么清，像最明亮的玻璃……”他原本攥着裤脚的手渐渐松开，身子也不由自主地凑了过来。当读到小美人鱼化为泡沫时，我瞥见他用手背偷偷抹了下眼睛。

此后，我常在他的课桌上放上不同的书籍：充满冒险精神的《鲁滨逊漂流记》、温馨治愈的《夏洛的网》，还有图文并茂的科普绘本。有一回，我发现他正皱着眉头，用铅笔在《昆虫记》上圈圈画画。原来他被法布尔笔下的萤火虫迷住了，却不认识“鞘翅”“磷光”这些生词。我找来字典，和他一起逐字查阅，窗外的夕阳把两个影子拉得很长，他专注的侧脸被镀上一层金边。

慢慢地，他开始主动和我分享书

中的世界。有次他举着《绿野仙踪》冲过来，眼睛亮得惊人：“老师！多萝西靠勇气回家了，那我好好读书，是不是也能让妈妈不那么辛苦？”我蹲下来与他平视，认真地说：“当然！知识就像神奇的魔法，能为你打开很多扇门。”

他曾红着眼睛向我倾诉：“爸爸整天浑浑噩噩，家里的重担全压在妈妈柔弱的肩上。”我轻轻搂着他颤抖的肩膀，指着窗外草丛中明灭的萤火说：“你看，萤火虫虽小，却能照亮一小方天地。我们也可以像它一样，哪怕力量微弱，也要努力发光。”他若有所思地点头，睫毛上还挂着未干的泪珠。

他升入高年级后，我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。偶尔在校园相遇，那个曾经畏缩的小男孩已长高不少，每次都会远远地立正，郑重地鞠躬：“老师好！”他挺拔的身姿、坚定的眼神，让我知道，那些关于阅读、关于勇气的种子，早已在他心中生根发芽。